

松鶴山房文集

松鶴山房文集卷之二目錄

啓

康熙十五年上

康親王啓

進彙編啓

同楊道聲恭祝

誠親王千秋啓

松鶴山房文集

卷之二 目錄一

二卷目錄終

康熙十五年上

康親王啓

爲

皇恩浩蕩臣罪當誅。謹瀝血陳情仰祈

立賜處分以勵廉恥。事。以一介書生。備員翰苑。

康熙十二年八月告假送親回家。十三年慘遭

逆變。分當一死以報

國恩。不幸聚族省會。老親被拘。門禁森嚴。脫身無路。彼

時祇以范總督尚存冀圖反正。然不能抗節殉

難而徒隱忍苟延比當誅者一也變後削髮入
山又被迫投僞銜再四堅辭杜門謝病遂改着
僞戶曹拘管毀瘠形容聽其看驗屢被詰責輒
欲戮及全家然始終借病支吾究未嘗聲明大
義正詞不屈此當誅者二也被脅不死本欲別
圖機括以報

朝廷乃十四年兩次遣家人取道建寧因關口搜查嚴
密而返本年八月復遣人間道出關又爲逃兵
冲阻未達軍前空懷圖報之誠終無實效可見

聖。

至三載之內不穿公服不預朝賀不代理事不
代報餉雖稍異禽獸之行已大爲名教之辱此
當誅者三也夫人臣慷慨致身自屬分內何至
忍死偷生行同狗彘但受害于逆黨禍必及于
老親正法于

朝或得矜全父母椎心泣血引領至今天地鬼神在
上鑒臨道路行人傷心隕涕幸逢

親王殿下統師入境得見天日在雷祇有罪之當誅
更何寬之可辨雖伏斧鑕萬死不辭而

皇恩浩蕩一槩尚未問及夫脅從罔治原所以寬叛
逆之徒凡有血氣心知自應置身無地雷待罪
翰苑

朝廷恩禮素優乃不能轟轟烈烈立廉恥之防爲節
義之倡容忍至今粉骨碎身無以仰酬

高厚且使

雷

當日委曲幹旋功跡有據已非臣子守

節之經況不能罵賊不屈於先又不獲獨致款
誠於後有覲面目亦槩引脅從二字與賊輩同
荷

天地優容一日無以自立人世是以直抒血誠歷陳情罪伏惟

殿下奉命南征生殺勸懲萬姓觀瞻所係雷情罪昭然伏祈

立賜處分以勵廉恥以肅官常而雷心迹既昭始願獲遂雖身嬰刀鋸亦瞑目而不悔矣

黃叔威曰中間陳情處語語血誠直是金鐵可穿柰何爲人所誤不一先陳

九閭之上也噫

進彙編啓

爲恭

進彙編目錄凡例冒懇

慈恩代

奏乞

賜暫假回鄉省視父母墳墓。願得終身圖報事。書以

萬死餘生蒙我

皇上發遣奉天又沐

特恩召回京師侍我

王爺殿下筆墨恭遇我

王爺殿下。睿質天縱。篤學好古。禮士愛人。自慶爲不
世遭逢。思捐頂踵。圖報萬一。無柰賦命淺薄。氣
質昏愚。讀書五十載。而技能無一可稱。涉獵萬
餘卷。而記述無一可舉。深恐上負

慈恩。惟有掇拾簡編。以類相從。仰備

顧問。而我

王爺聰明睿智。於講論經史之餘。

賜之教誨。謂三通行義等書。詳於政典。未及蟲魚草

聖。

朝文。

雷。

聞。

命。

踴。

躍。

喜。

懼。

交。

并。

自。

揣。

五。

十。

年。

來。

無。

他。

木之微類函御覽諸家但資詞藻未及天德王道之大必大小一貫上下古今類列部分有綱有紀勒成一書庶足大光

嗜好惟有日抱遺編今何幸大慰所懷不揣蚊力負山遂以一人獨肩斯任謹于康熙四十年十月爲始領銀僱人繕寫蒙我

王爺殿下頒發協一堂所藏鴻編合之雷家經史子

集約計一萬五千餘卷至此四十五年四月內

書得告成分爲彙編者六爲志三十有二爲部
六千有零凡在六合之內鉅細畢舉其在十三
經二十一史者隻字不遺其在稗史子集者十
亦只刪一二以百篇爲一卷可得三千六百餘
卷若以古人卷帙較之可得萬餘卷而三載之
內目營手檢無間晨夕幸而綱舉目張差有條
理謹先謄目錄凡例爲一冊

上呈伏惟刪定贊修上聖之事言何人斯寧敢輕
言著述不過類聚部分仰待我

王爺裁酌或上請

至尊聖訓

東宮殿下睿旨何者宜存何者宜去何者宜分何者宜合定其大綱得以欽遵檢校或

賜發秘府之藏廣其所未備然後擇于江南浙江都會之地廣聚別本書籍合精力少年分部讎校使字畫不至舛訛繕寫進呈恭請

御製序文冠于書首發付梓人刊刻較之前代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廣大精詳何止十倍從此頒發四

方文治昭垂萬世

王爺鴻名卓越過於東平河間而草茅愚賤效一日犬馬之勞亦得分光不朽矣而更有冒昧上請者雷自康熙十八年入京師至今共二十八載向在刑部聽審時雷母在籍身故及發遣奉天雷父在籍病亡雷生不能親奉養病不及侍湯藥歿不及視殮含葬不能臨穴慟哭每當歲時伏臘唯有南向長號椎心泣血向以罪廢之身烏鳥私情無由上達今蒙我

皇上高天厚地之恩得侍我

王爺殿下筆硯之傍前後蒙三

賜御書及

御製詩集寵榮逾等萬願俱足而竟偷延視息不一求

奔視父母墳墓則與禽獸何殊而我

王爺殿下亦何取此等人面獸心之人侍立左右

向因此書未竟無一藉手可以報

恩不敢遽以私情止瀆今幸此書告成而雷此數

年中亦已精力俱竭目昏耳聾僅餘殘喘若歲

時祭祀痛心昏暈忽然朝露則魂魄欲歸依父
母魂魄不待九泉抱恨無窮伏惟我

王爺殿下天地父母之心推

皇上以孝治天下德意乞

代爲

奏請使得暫假歸鄉一哭奠于父母墳墓往返不
過七八個月倘一息未填溝壑則此後餘年無
刻非捐糜頂踵之日也臨啓曷任惶悚之至

同楊道聲恭祝

誠親王千秋啓

蓋聞秦運方隆。爰篤維城之慶。鴻圖永固。聿隆
作屏之英。弘六典以造周姬。旦獨多材。藝陳三
雍。以翊漢河間。夙擅詩書。前簡流徽。今茲爲烈。
恭惟我

王爺殿下

聰明天縱

仁孝性成

璿極分輝聿鍾祥于彩紱

銀潢煥彩早錫瑞于桐珪岐嶷之表旣徵金玉之

相允懋

楓

宸沐寵陪視膳于

龍樓

少海承恩許聯吟于

鶴禁咳唾皆成風雅寧侈楚元之詩爰象直挾圖書

何羨沛國之易爰乃代告虔于

闕里採風謠于魯邦雅調成章不啻璧宣金石鴻文

揆藻幾同地湧珪璋既克孝以克忠復允文而允武扈

鸞興而出塞霜清瀚海之烟督虎旅以分符電掃欃槍之孽磨盾而成露布禁旅騰懽倚馬以奏饒歌天顏有喜遂驂

日馭祭告

山陵矩度表其雍容風儀昭其肅穆外藩陪貳心驚

帝子神威留守臣民快仰

天入眉宇旣旋

京闕復侍

南巡吳越觀風金焦紀勝六橋花柳寫入吟箋三泖
風煙攬供賦草吳儂子夜譜彩筆之新詞越女
櫂歌傳錦囊之麗句興酣潑墨家摹薦福之碑
意到揮毫世寶蘭亭之蹟嗣乃登岱宗而作賦
陟日觀以留題漢栢秦松千年生色金泥玉檢
異代增榮逮夫

玉輦之西又肅

屬車之蹕歷祁姚之舊壤涉秦漢之故都八水究其

源流三門覘其體勢聖躅賢軌搜往牒以對揚
邑乘山經指遺墟而燦列

帝。

心悅豫謂博聞其足徵

天。

語褒嘉信稽古之有獲至若容成六術隸首九章經

指授于

聖。

神遂覃思于皇古探依永和聲之本訂吹灰累黍之

規按舊譜于紅牙感通櫪馬衍新聲於翠管聽

叶遊魚

睿算通微靈機啓秘蓋道能開物故宜舞奏桑林德

足名和自可琴調青角行見發開闢未洩之蘊
瞻獸舞於

堯堦宣宇宙太和之風仰鳳儀於

舜日允

昭代之盛事。洵亘古之鉅觀。某等分儕。芻蕘材均。櫟
櫟。昔日同遭羈困。常恨見天無期。詎意偕脫網
羅。竟喜瞻雲有路。敢謂鄒枚之並進。庶幾管鮑
之同心。韞線何長。芹曝思獻。駑駘共依。阜樞願
效。驂服之齊。驤瓦缶聯。厠官懸私。擬墳箴之叶。

奏今日者花明蘭坂柳拂平臺樂正習舞之辰
正值懸弧之節國老獻鳩之旦欣開祝嘏之觴
既逐隊以鳧趨亦羣謹而雀躍幸太陽光被草
木敢忘葵藿之忱況大海宏納細流謬輸涓滴
之潤伏願

仁恩溥被

義聞宏昭

沛利澤於羣生海宇共沐寬大之賜

播春風於萬類奕世長留愷悌之聲積和氣以敘

校
祥則南極一曜長拱

北。辰。之。三。廣。厚。德。以。集。慶。則。嵩。祝。

千。秋。兼。享。箕。疇。之。五。從。此。勳。名。赫。於。八。表。與。日。月。而。

齊。光。帶。礪。輦。於。萬。年。與。乾。坤。而。並。永。矣。

得一道人曰有質有文金聲玉振鸞和中節大雅

元音宜見賞於

梁園也

松鶴山房文集卷之四目錄

策

經史

樂律

荒政

防海

弭盜

經史

諸經皆明道之書也。史則備人事之得失。可因以求大道之所存者也。天下無道外之事。亦無事外之道。舍道以言事。則其事流于刑名雜霸之爲。曲學私智爭出。而天下無治功。舍事以言道。則其道流于虛無詭誕之言。邪說異端蜂起。而天下無正學。故學經以求道。讀史以識其事。在朝廷以善其政教。在草野以淑其身心。經史之有裨誠。非淺鮮也。雖然。經有真僞。異同。史尤多是非。得失。誠未可一概論矣。自漢武表

章六經嗣是而以三禮三春秋合爲九經至唐孔穎達則取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爲正義遂有十三經之目明以五經取士纂集五經大全而唐之十三經註疏亦並行于世夫易之爲教尚矣漢以來註易者不啻千家不獨藝術者流各據師說言其所見卽以程朱大儒而程傳本義之說亦不能无异同則欲言道咸歸于一貫亦豈易歟書則今文古文之殊而文義顯晦不一其間真僞亦豈容輕議歟詩三百十一篇較諸經爲稍備而小序之言與文公之說後儒亦

尚有疑義又安所折衷乎周禮之真僞後人之論各殊儀禮散逸之餘卽禮記亦尚多駁雜之論則吾夫子所定又果何書也春秋三傳本以註經然同時先後所傳已甚舛訛人則或男或女之不同事則或褒或譏之互異其於筆削之旨果能盡合否耶史則不獨陳壽之抑蜀魏收之穢史見議於邇人卽以遷固之材尤多駁雜不純之議而唐書之掛漏宋史之蕪雜遼金元之缺略又無論已生愚以爲讀經者求見道而已矣讀史者求因事以見道而已矣讀易而有

得於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旨以因時制宜則變卦之異同錯卦綜卦之支蔓可勿問也讀書而有得於君咨臣儆都兪吁咈之意以經邦立政則股盤局誥之聲牙武成洛誥之錯簡可闕疑也讀詩而有得於思無邪之一言則鄘衛之多淫詞與小序之各有別旨可兼採也讀禮而有得於無不敬之一言則周禮可爲特經以見周公之制儀禮記不妨從合以見古法之詳也讀春秋而有得於天命天討褒貶勸懲之大旨則左氏以稽其事公穀及胡傳以參其義其

同皆可並收也論孟皆聖賢傳心之言孝經則夫子著述之大求道而有明且盡如此者哉若夫爾雅雖相傳爲周公之書不過訓詁之末立爲小學可也至於史則資於遷固以取其材正之紫陽綱目以立其識由是而後漢書三國之典茂晉書之綺麗南北史五代史之簡潔皆備史家一得之長而宋遼以後諸史亦備見聞之助考其治亂得失之機綱紀法度之大國計民生典禮誥戒之是非得失卽事以求道則史亦經也如是庶幾善於窮經讀史不徒爲宏攬博

聞之末者乎敢以是爲執事獻

樂律

自古帝王治定功成莫不作爲一代之樂以昭德象功而其用之大至于格天地神人而感鳥獸則甚矣樂律不可不亟講也顧樂自黃帝嶰谷以來六代之聲皆稱極盛及至秦漢以後不獨音樂无當大觀卽求律呂之定論亦不可得而正聲變聲九寸三寸之說紛紜莫知所定蓋律學之失傳也久矣然則居今日而欲修明律呂作爲一代之樂何道之從哉生愚以爲今日惟在得樂之本與作樂之人而已矣所謂

皇上

本者何人心之和是也所謂樂之人者何得精究律呂之人制器以求聲之和是也我

聖神文武宵旰勵精海內享昇平之福者已五十年此真太和成象之日禮明樂備之時所謂人心之和作樂之本固已得矣則今日唯有立局以求精究律呂之人至不容緩也夫律呂之學雖自漢以來羣言聚訟然如隋之萬寶常唐之寧王憲皆能卽樂之音調以辨治亂興亡則知精通律呂之人未嘗絕于天下也亦審矣昔人謂治曆法必得明經之儒專門之

裔精算之士生愚以爲此不獨治曆也卽治律亦莫不然夫經術之士但知守禮經之說及漢史律歷志之言至于制器審音則茫然不知所謂而技術者流又但守其師說能辨其俗調和不和之概至于根本六律之山與古律改今調之故則亦概置不講而卒無所折衷遂使舉世之人疑俗樂古樂若判爲兩物而不知天下之音不能外五音而俗樂亦不能舍律呂以成調第其名之沿改莫得其詳耳誠設局置官專領其事下令凡天下之精于制器通于音律明于

皇上

算法者皆令地方有司以禮送入京師厚其廩餼使
經術之士參互考訂制器審音然後作爲樂章制爲
舞容我

以天縱之神聖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於以尊和
宣豫感格神人陶淑身心其所裨于太平鴻業豈淺
鮮哉

荒政

聖人治天下使天下皆家給人足。耕九餘三而水旱不爲災。此不恃無或荒之時而恃我有救荒之法。不在救之于已荒之後而在備之于未荒之先。此荒政不可不講也。周禮十二荒政皆救荒之法也。而平日田里樹畜之制食時用禮之規已非一日故雖有水旱之災而民無菜色。三代以下民無恆產而逐末者多平日不講積貯之方臨時雖補救而民或不能自保。漢之常平隋之義倉宋朱子之社倉其法皆善矣。

然或循其名而不講其實或行之非其人而反以滋
弊我

皇上敬

天勤民製耕織圖以勸民務本州縣皆勸民積穀各省雨

暘無日不在

聖心

每歲蠲賑至數百萬而災荒偶告截漕賑濟又輒數十萬石凡所以備荒之道無所不周而救荒之政無一不善海內無不含哺鼓腹歌咏太平者而年歲偶歉時或煩

聖天子之憂勤則爲臣子者安可不詳求備荒之策以仰

佐

聖慮之萬一哉。生愚以爲今日而言備荒。唯有講求積貯之實而已矣。夫積穀之令行之三十餘年矣。使天下有司皆知出陳入新。無復侵蝕。則每州縣所積皆可至十數萬。卽有災荒。偶告不足爲虞。乃州縣侵那之不肖之大吏。又從而庇護之。新任不能交盤。則逼勒之名存實亡。遇災遂無所措。其可爲長太息者也。夫爲一方之大吏。至不能實稽一方倉庫之積。爲一州

一邑之司牧至取小民備荒之穀以入倉囊此輩寧復可使晏然居民上者哉則交盤之壓勒不可不嚴賠累之弊不可不早絕也抑尤有進者朱子社倉之設固已慮有司之侵那而欲使民自司之矣然民司之而貧乏者不可使富厚者不肯爲而州縣亦終得而漁獵之生愚以爲宜于一鄉之中擇鄉紳之位尊有德望者爲之夫士人進則坐廟堂而利澤及天下退而謹司管籥以飽其鄉閭雖以公輔之尊爲此事亦不至於褻而州縣亦有所忌憚亦不敢顯奪以恣

其貪此卽朱子社倉之意似可與積穀州縣並行之者也而尤在慎擇督撫使之勸民重農而力田之子不時表異之則民益相勸於務本由是而富庶養恬同風順則可比隆三代何漢唐以下之足云

防海

國家武功赫濯。文德覃敷。日出海隅。咸遵聲教。宜其梯航萬國。海不揚波。乃猶有一二無知赤子。剽掠潢池。致煩執事之諄諄。下詢生愚。以爲此特海濱一二良有司之事。未足煩。

廟

堂之經畫也。何則。今日之所謂海寇者。非有若孫恩。盧循之輩。能擁衆以自雄也。非有若田橫五百人之徒。守義以負固也。大抵海濱之一二游手桀驁者耳。彼其生長海濱。魚鹽竹木之利。未嘗不足以自資。誰

樂以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甘自外于王化者乃不幸而有司撫循無術胥役輩借追呼以侵漁之獄訟之聽斷不公時或而激撓之加以洋船之巨商大賈重貲厚利足以聳動之而此一二不逞之徒時或攜貨入海則亦居然商也時而滿載及岸則亦居然民也時而所鬻不售舟行失利羣不逞相聚無聊則居然爲寇而已矣然使不能防之于未爲寇之先而能防于旣爲寇之後猶可不至猖狂自肆也乃巡哨之兵丁因緣爲奸而水師之將弁養尊自重誰肯逐寇

于洪波巨浪之間冀立功以自表見者而海防不得不講矣。乃或者以爲防海之術。惟有禁民入海而愚竊以爲有未安何也。自開海禁以來。江浙閩廣之海船不下萬餘。舵工水手已及十餘萬矣。一旦寸板不令入海。則此輩何以自資。有不盡散爲盜者乎。況乎內地之財。止有此數。而閭閻之戶口日增。乃復歲棄海外數百萬之資。使海濱赤子坐困而無以自立。失計之大者也。生愚以爲內地得廉明有司。力行保甲。可以防之于未然。之先。海濱得奉行之。將弁嚴稽出

入可以防之于既。然之後。至于經制水師。不妨寬其疎防之處。分仍招募土人。授以控御。使其協同搜捕。海島伏匿之奸。得賊則立授以水師之缺。而水師能捕盜者。則不次超擢之。夫以海濱之民。搜海中之寇。譬若邏卒番役之捕盜。固未有不悉其情形。而能窮其窟穴者。况寬其疎防之罪。則無復諱盜之弊。而厚其獲盜之賞。則人皆樂于自見。然此皆地方一賢督撫之事耳。又何事。鰓鰓過計哉。敢以是爲執事獻。

國

家昇平日久。聲教肆訖。宜乎家給人足。比戶可封。乃山。陬。海。澨。不。時。萑。苻。見。告。其。故。何。哉。生。愚。以。爲。此。非。民。之。甘。於。爲。盜。而。實。有。司。之。不。善。撫。其。民。抑。知。盜。之。不。可。爲。民。而。實。有。司。之。不。善。緝。其。盜。是。必。有。道。焉。以。清。其。源。本。於。先。兼。能。窮。其。根。株。於。後。如。此。則。盜。皆。吾。民。一。道。同。風。之。盛。可。幾。也。生。請。因。執。事。之。問。而。敬。陳。之。夫。民。之。爲。盜。大。都。起。於。饑。寒。而。饑。寒。之。由。大。都。中。於。徭。煩。賦。重。而。加。以。水。旱。爲。災。或。至。不。安。其。生。一。

無賴者流袒臂一呼而無衣食之輩從而應之此亦自然之勢也今我

皇上

御極以來內平三逆外廓臺灣邊外一二不逞皆已革面革心海晏河清不聞有征調之煩科歛之事至州縣陋規再三申飭水旱偶爾見告蠲賑頻施宜乎民皆安其井里保其身家豈復有鋌而走險者乃有時一二不免於饑寒則由有司平日之撫循無方以致無復儲積教化無素以致無復廉恥遂至於犯冒禁切奪橫行而盜案處分既嚴互相隱諱日積月

累正恐爲患滋不可制耳。然愚以爲能清其本源於先窮其根株。於後盜固未有不可爲民者也。昔漢時渤海多盜。以龔遂爲太守。遂下車勸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渤海之盜遂除此。能禁其源於先者也。光武西征。潁川盜起。車駕卽回。下詔祇論捕盜之功。除失盜之罰。羣盜能以五人共縛一人者。悉宥其罪。兩月之中。羣盜盡絕。此窮其根於後者也。今日者。欲清盜之源。首莫若務積貯。戶知積貯。則人少饑寒。自不至於爲盜。次莫若嚴保甲。保甲旣行。則出入有稽。自不

敢於爲盜如是而盜源不清者未之有也至於盜之
起則文武和衷講求輯捕之方勦撫之法使數人
共縛一人則其黨自疑以思悔之盜擒不化之盜則
其類無不獲如是而盜根不靖者亦未之有也抑更
有進者尤望

朝廷

之上稍寬失盜之罰使人得展布其材嚴諱盜之責
使人皆各盡其力如是則人既不甘於爲盜盜且皆
化爲民而家給人足比戶可封之盛亦何難再見於
今日哉

松鶴山房文集卷之五目錄

論

其愚不可及論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論

是謂道配天地論

五卷目錄終

其愚不可及論

非具天下之至性者不能當天下之大難而成天下之大功蓋至性所積可以感天地可以泣鬼神可以維氣運可以回造化此固非冒昧壯往以僥倖于萬一者也天下理勢未處其窮而名有可立功有可建彼高才逸足者先之矣負至性者有拱手退讓已耳至若人心已渙天命若綴負至性者于此不知有利害不知有身家併不知有成敗安危而挺其慷慨激烈之氣刀鋸鼎鑊有所不能摧竭其沉幾度變之識

旁午紛紜有所不能亂殫其操縱幹旋批亢導窾迎
機赴的之奇毫芒銖黍有所不容爽然後人心以固
天命以回除大難以成大功此夫子許甯武子其愚
不可及蓋千古之至性固世俗所共笑以爲大愚者
也。善嘗論之夫武子之時何時也哉。君出矣衆心離
矣。叔武含冤元咥再控大勢無可挽矣。况又有赫赫
盟主將甘心于我寡君。此際人無愚智豈復有可希
冀于萬一者哉。雖然武子而不爲成公臣也則已耳。
武子而爲成公臣也則此際惟知有吾君國人咎吾

君矣。可令吾君死於國人乎。叔武懟吾君矣。可令吾君死於其弟乎。元咺訟吾君矣。可令吾君死於其臣乎。卽霸主臨之以赫赫之威。亦不過一鄰國君也。可令吾死於鄰國之乎。武子以爲吾必不可死。有吾在則君必不容。或至於死。雖然志稍怯焉。則且死。氣稍浮焉。則君且死。思慮稍有未周。防維稍有未悉。至誠懇切。不足以感天人神鬼焉。則君且死。故橐籥可也。使橐籥稍未密。則不必死於饌。薄醢可也。使薄而或洩。則不必死於藥。玉可獻也。

使上無共主之見於旁。無與國之代請。則不死於誅。求而反死於納賂。國人可盟也。使行者不諒其無專功之心。居者不諒其無報復之意。則不於入境之初而終死於返國之後。武子於此則不知有身家而君之飲食居起則防範無一不極其詳。不知有利害而君之行止遲速則籌度無一不審其勢。成敗安危併若有所不計。而君之上承霸主。下撫國人。規畫處置無一不洞其機。宜夫然後脫之于羈囚毒螫之中。以重撫其人民社稷而已。則退然若一無所與其勞。

卽國之人亦晏然不得而指目之而嘖嘖共嘆以爲
非常之事也蓋其苦心積慮在于方寸信誓飲泣在
于幽獨呼籲迫切動乎天地鬼神而世之人但見其
賢賢以往也則相率而愚武子愚武子而武子之君
之難脫矣武子之功成矣此又孰得而及之也哉三
代以下唯諸葛忠武以區區之蜀留炎漢四十餘年
之祚郭汾陽以一節度再造唐家十數傳之基宗留
守以孤軍重延趙宋百餘年之曆皆以千古之至性
成千古之功然當年自患得患失之鄙夫視之固

未有不愚之者。吾故曰。千古之至性。乃世俗所共笑。以爲大愚者也。噫。微武子。吾誰與歸。

得一道人曰。此等語。非門外漢所能道。字字亦從至性中出。故能針針見血。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論

人臣出而任軍國之事。必先有兢業之學。主乎其中。而以明斷之才。濟之。乃可以任事而奏成功。蓋有才而不學。雖其智識過人。往往以矜心傲氣而敗事。于一念輕忽之間。有學而無其才。則雖凜凜自持。究不能出一奇定一策。徒始終畏葸而無濟于事。此魯論夫子與子路論行軍而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蓋懼者將之學。謀而成者將之才。二者皆不可偏廢。而至於區區之勇。則若無與焉者也。夫三軍之事。勇

亦安可少哉。矢石相加，劍戟相撞，輕趨自雄者先之矣。挽強命中者，摧之矣。重圍四合，陣堅不撓，喑鳴叱咤者，突而前矣。翹關扛鼎者，披靡而辟易之矣。勇亦安可少哉。然此皆偏裨行伍者之事，非帷幄運籌廟堂，算勝者之事也。若上觀于天，時之可否；下察于地，勢之險易；中審于彼此之情形，爲大將者於此亦安可無懼哉。睢水之風，昆陽之雨，其變幻在須臾，則人事之轉移亦祇在毫末。我知之復慮泄之，又不得不備之。此非輕率者所能籌也。井陘之隘，冒險而前，背

水之師踰險而戰。我知之。我反而用之。且合大衆而困之。此非浮淺者所能決也。滅竈以示弱也。反而爲添竈。析骸以情告也。變而爲量沙。我詭道以出之。當圖後策以繼之。此非冒昧者所能措置也。爲大將者。於此安可無懼哉。雖然。懼而不謀。則事機坐失。仲達之巾幘而已。謀而不好。則復諫自用。趙括之父書而已。好謀而無成。則議論紛擾。而衆心離事。權渙散而士志怠。雖以士會之賢。安能免於邲之敗哉。故爲將者。懼而有謀。則曹劌一出而可決。長勺之師謀而知。

好則許歷一言而可贊闕與之筭謀而有成則趙充國之決計興屯而可收金城之功蓋好謀者見之明謀而成者斷之決雖以房杜之儔猶稱一善謀一善斷而不能兼則能明而斷非天生之全材又安能與此哉夫明斷之才既難兼而又必深之以學問是求之于敦詩說禮之中猶千百不得一二則甲冑行伍之倫終不得與於大將之選乎而非也蓋才者生於天而學者成於人吾所謂學非口耳咕嚕之謂也士苟有志則凡身之所歷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街談巷

議之所及無一非我學問之資往代將帥或起于行間或拔于小吏甚或出于盜賊而沉重深謹功業始終大抵歷事多而見聞廣其於天時地利人事之變皆熟諳于中則氣不得不沉幾不得不深而慮不得不密兢業之學問由此出也彼口耳咕嗶之士驕心侈志放談高論已耳安得言學問哉吾故曰將之才將之學皆不可偏廢而匹夫之勇則誠無所與焉者也

得一道人曰千古談兵不出聖言二語此人所知懼

本於學謀得於天學又不在於口耳此中分寸誰
道得到此

是謂道配天地論

聖人之治天下也。其制作垂于萬年。其功用卽同于
兩大。此非過爲推崇之論也。蓋天地能生萬物。不能
使萬物皆歸于和平。聖人創制立法。凡所以引導人
心歸于和平者。無所不盡。乃至政教之所不能及。法
令之所不能加。伏于隱微而終於肆意徑行而莫知
所底。聖人乃作爲聲音。便奏之者。不自知聞之者。亦
不自覺。天下之情性。已優柔漸漬而共歸于和平。此
參贊裁成之用。至此而莫可加也。周子通書之論樂。

也曰是謂道配天地旨哉言乎請得而申論之夫天生斯民作之君師是天地原以斯民之責畀之天子也然天地能以斯民之責畀之天子不能使天子盡其教養斯民之道以同功于天地况乎天之崇高無不覆也地之廣厚無不載也帝王之政教號令卽能及於東西朔南而政教之所不及號令之所不加以至四海之內蒼生之衆山川道路之所阻邪寒暑雨疾苦或壅於上聞寇盜姦宄敗類且干乎國法卽或外束於刑憲矣而中懷豈無姦慝之滋貌飾爲端人

矣。幽獨且挾險詐之隱。帝王雖神聖。亦有無可如何者。乃謂樂作之後。卽能使優柔平中。而天下化成。以至於道配天地也。誰其信之哉。抑知天地能生成百姓。而不能使百姓之太和。能覆載萬物。而不能使萬物之咸若。况乎二氣之稟受。清濁厚薄各殊。五方之嗜慾。剛柔秀頑各異。欲心不平。則不能無爭躁。心不釋。則不能自靜。是以天下之治。無由一底于成。如是而欲其偶當天地之心。尚不可得。敢言配之哉。聖人知政教號令疆域有所不及。而樂之爲用。無地不可。

通。祁。寒。暑。雨。節。序。有。所。難。齊。而。樂。之。爲。用。無。時。不。可。
齊。寇。盜。姦。宄。刑。威。有。所。難。格。而。樂。之。爲。用。無。人。不。可。
化。卽。姦。慝。之。滋。陰。詐。之。隱。耳。目。所。不。及。見。聞。者。樂。之。
爲。用。無。不。可。潛。消。而。默。移。之。是。以。象。陰。陽。以。定。其。正。
變。因。盈。縮。以。定。其。短。長。十。二。律。呂。之。用。遂。與。一。歲。相。
應。金。石。互。奏。高。下。相。宣。之。際。聽。之。者。不。覺。入。耳。怡。心。
而。其。純。古。淡。泊。之。味。使。人。愆。念。無。不。平。雍。容。和。雅。之。
音。使。人。躁。念。無。不。釋。由。一。鄉。一。國。而。達。之。九。州。四。海。
萬。國。之。人。莫。不。順。則。同。風。則。凡。昆。蟲。草。木。之。微。莫。不。

熙熙然各遂其有生之樂。是天地所不能使之和者。
聖人已莫不和之。天地所不能使之若者。聖人已無
不若之。感神格祖。而景星慶雲可見也。鳳儀獸舞而
醴泉朱草可生也。道配天地。豈有過哉。然要必聖天
子建中和之極。而復有親賢才。藝如周公者爲之考
古正律。復太古之元音。斯參天兩地。至此莫與京也。
倚歎盛哉。

得一道人曰。雖擬應時之作。而論樂之條暢無過此
者可補通書註疏。

松鶴山房文集卷之六目錄

論

前漢總論

晉紀總論

劉宋總論

六卷目錄終

前漢總論

秦失其鹿。英雄蜂起。項羽以喑鳴叱咤之姿。隨叔父
梁立。楚懷王孫心將八千之衆。奮起江東。遂統五諸
侯伐。嬴氏。沛公以寬大長者提泗上三尺。受命懷王。
入關。實賴羽扼章邯于鉅鹿。故得乘虛西向。雖五星
兆符。軹道受縛。三章約法。父老歸心。而項羽廻師函
谷。長驅灞上。向非項伯解紛于先。樊噲譙讓于後。鴻
門玉玦其得免於項莊亞父者幾希矣。虎口脫身就
封南鄭。幸羽以沐猴東歸。始得席卷三秦。然大風晦

冥幾危於睢水。左纛黃屋。詭脫於滎陽。中曾捫足瀕險。於廣武。太公呂后。鎗釜餘生。孝惠魯元。墜車殘魄。崎嶇五載。卒成帝業。迹其生平。輕士嫚罵。好色貪財。若中主所不屑爲。而卒之鋤秦滅項。創業垂統。後世論三代以下帝王。帝爲稱首。其故何哉。先儒謂子輿氏所稱不嗜殺人能一之者。高帝得之。其說固然。然要未有如高帝自知之明者也。夫帝王之道。莫大於用人。聽言。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而帝獨能委心三傑。使羣力羣策。悉就範圍。蕭曹文吏同起豐沛。望

氣之異赤帝之符。夙昔傾心。無煩駕御。淮陰負國。士之奇非。登壇之拜。不能留之。於先非全齊之封。不能縻之。於後至若子房。椎秦博浪。志在酬韓。自非言聽計從。英資天授。有以大服其心。亦豈遽爲漢用者哉。其他拔陳平於亡命。捐四萬金而不疑。納黥布于敗奔。供帳同王者。而不恡捐梁地。以與彭越。而垓下之勳。集割四千戶。以慰趙子弟。而代地之亂平。顛倒英雄。網羅智勇。所以百敗不懾。宏濟大業者也。至若輟洗聽酈生之謀。吐哺銷六國之印。納董公之說。而大

義先聲採轅生之計而楚力自屈商山四皓數語而
而國本以安。成卒婁敬一言而大業以定。帝不必自
出一奇。自畫一策。而細流土壤皆佐高深。而過魯太
牢一祀。遂開炎漢四百載之基。獨惜陸生僅陳新語。
不議早表。六經叔孫通綿蕞成儀。難語修明禮樂。此
則羣臣贊勦未遑。非盡帝日不暇給之過也。天下已
定。相國以勳名始終。長沙亦忠勤保世。樊鄴絳灌茅
土皆及子孫。而盧綰陳豨韓信英布彭越之徒。先後
以叛受誅。類多疑獄。得毋垓下徵兵。沙中偶語之持。

已。豫。階。之。禍。歟。惠。帝。以。仁。柔。之。資。曹。參。守。畫。一。之。化。
湯。火。之。餘。清。靜。寧。一。字。內。庶。幾。息。肩。惜。其。制。於。母。后。
目。擊。人。餓。之。傷。遂。以。淫。樂。致。疾。嗚。呼。高。祖。出。萬。姓。于。
暴。秦。塗。炭。之。中。而。燕。翼。貽。謀。不。能。爲。戚。氏。母。子。延。一。
日。之。命。豈。非。並。后。匹。嫡。寵。暱。于。先。適。滋。酖。毒。于。後。哉。
諸。呂。分。王。劉。氏。不。絕。如。綫。然。陸。賈。交。驩。酈。寄。進。說。太。
尉。一。呼。北。軍。左。袒。卒。之。誅。鋤。非。種。竟。以。安。劉。參。陵。平。
勃。相。繼。輔。遺。保。泰。定。傾。功。同。再。造。而。高。帝。已。預。囑。于。
十。餘。載。之。前。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籌。之。者。乃。益。嘆。高。

帝之神明爲不可及也。文帝渭橋受璽之後，猶西向讓三南向讓。再天性恭儉，使然後儒乃議其詐，亦少苛矣。踐阼之後，採賈山之至言而止輦，受諫嘉張釋之之守法而息怒平刑，納袁盎卻席之忠而嫡庶有分，錄賈誼治安之策而貴貴有禮，緹紫之書上而肉刑除，馮唐之說行而魏尚用。至若申屠嘉檄斬鄧通而持節以謝丞相，周亞夫令行細柳而按轡以重將軍，蓋帝之用人聽言，較高帝庶幾焉。他若羣臣哭漢使而薄昭自裁，南越賜璽書而尉佗內附，帝之以柔

制剛。又若得力于黃老者二十三年之中。刑措成風。
邊烽少警。雖日食星變。地震山崩。災異不一。而罪已。
省躬。詔書爾雅。訓詞深厚。異不爲災。愈增帝之盛德。
固不待露臺惜費。身衣弋綈。已卓乎一代之令主矣。
景帝嗣恭儉之微。庶幾與民休息。吳楚窺覲。漢鼎已。
非一朝。而七國兵連。袁盎進讒。晁錯以忠謀受禍。使。
非文帝預留備緩急之周亞夫。卽以魏其之賢。未必。
能平大亂于反掌。功高不賞。尚食取箸。嘔血以終惜。
哉。然薄后以無罪見疎。臨江以侵地自殺。鞅鞅老臣。

又無論己梁王以愛弟怙寵帝輕發傳位之言遂致
公孫詭羊勝刺殺袁盎之禍。顏田叔善處人骨肉之
間。獄辭一燒而太后驩然。弟兄式好。漢廷諸臣信無
出其右。君子所以貴知權也。竇太后不好儒術。帝亦
未暇右文。至孝武始尊崇五經。置博士。而田何丁寬
施雠孟喜之易。伏生兒寬。歐陽之尚書。后蒼大小戴
之禮。韓嬰毛萇之詩。公孫弘。董仲舒。瑕丘江公之公
羊。穀梁春秋。拾煨燼于秦火。師說相承。異同各見。其
于聖賢微言奧義。雖猶未能揭日月于中天。然後世

藉其權興乃得因文求義抉蘊窮源則天經地義賴以不絕於人心武帝之功蓋宇宙爲烈矣帝又雄才大略驅策羣英文學則有司馬相如司馬遷嚴助終軍枚臯嚴安徐樂朱買臣吾丘壽王之徒將帥則有衛青霍去病李廣程不識之輩直言諫諍則有汲黯卜式東方朔之屬獨惜其相曲學阿世之公孫而仲舒以膠東老任舞智御人之張湯而長孺以淮陽終侈封禪神仙之事而受文成五利之欺利平準車船之費而甘桑弘羊孔僅之誤喜煅煉周内之治而恣

義縱趙禹王溫舒之酷耽宛馬竹杖之玩而不恤貳
師博望窮搜絕域師行萬里之勞其最大者江充巫
蠱之獄一興而戾太子不能自保雖賴田千秋一言
卒無解于歸來望思之痛以帝之英明而小人進用
敢於傾危國本吁亦可畏矣猶幸輪臺之詔藹然悔
心受遣得人不負付託帝知人特識固迴出尋常哉
孝昭明慧博陸金張同心輔政雖有燕王旦上官桀
之亂旦夕就誅匈奴和親而十九載蘇子卿卒歸漢
節自此民安物阜庶幾文景之休而享祚不求天意

固有屬乎昌邑嗣基敗度敗禮厥罰常陰上干象緯
而獄中異氣早奏休禎僵柳上林遂成符讖曾孫之
立大將軍固不得獨誇定策之功矣驂乘芒刺已挾
震主之威而首輔元勳何貪后族乃奸謀挾鳩使許
后不獲考終顯也何心孰不可忍沒身爲幸山禹誅
夷抑不可謂宣帝報功之薄也帝旣綜核名實丙魏
一德和衷弱翁諫北伐志先內安丙吉問牛喘事崇
大體其時郡國守相循卓成風龔遂化行於渤海尹
翁歸政肅於扶風黃霸教著於潁川韓延壽恩浹於

馮翊至耿壽昌常平有儲而本富以饒趙充國塞下
興屯而邊備以固以故西域稽顙呼韓來賓神爵五
鳳黃龍甘露史不絕書帝不忘股肱之勳而有麒麟
閣十一人之繪首大將軍以誌元功終典屬國以揚
忠節漢業之盛無以加茲獨趙蓋韓楊之死後世於
于定國不無遺議焉元帝自爲太子時宣帝謂其亂
我家法夫漢治固誠襍霸儒術豈盡優柔元帝納貢
禹節儉之言嘉匡衡禮讓之疏蓋猶庶幾文景獨是
史高用事而弘恭石顯實典樞機遂至使剛直蕭傅

卒死園牆而懇切之京房亦遭酷禍帝明知恭顯作威而不能制則優柔太過之愆非盡儒術之失也成帝臨朝恭默穆穆其容而同日五侯政由舅氏王鳳威福大張杜欽谷永自托權門張禹孔光依違國是災眚荐臻緯精示警劉更生款款陳洪範之篇朱槐里悻悻請上方之劍帝方耽情房闔私出媾遊雖嘉宗正之忠輯直臣之檻而太阿不斷釀孽滋癰卒之燕啄皇孫禍生枕席可勝嘆哉孝哀以傅相入朝之對當上心又私賂昭儀遂以定陶入嗣初政威福自

出節儉勵精人情翕然望治然王況王根就國而丁
傳皆進列侯嬖暱董賢冊稱允執志同燕噲漢鼎幾
移反使僞爲謙恭之奸莽得以養高觀釁大行在殯
而假元后之詔先奪大司馬之權援立九齡之中山
而百官總已則大命已歸掌握矣又承累朝熙洽之
餘白雉越裳歸美安漢比德周公貢符獻瑞稱功頌
德者至四十八萬餘人此時非無掛冠之逢萌棄家
之梅福先幾遠識遁跡避汚而屬籍諸劉其麗不億
乃甘心默默俯首攘臂後乃女爲帝后九錫宰衡外

詭金。騰陰。行鳩。毒盈。廷莫發其奸。迨至藉手。孺子居攝。卽真元后。乃欲以一老婦人。爭存亡于一璽。不亦晚乎。於戲。高帝以百戰取天下。文景武宣。焦勞恭儉。以致太平。而鴟吻豺聲之徒。不假尺兵。徒以飾詐矯誣。遂攘神器。政竊周官。文摹誓誥。紛更擾亂。罔衆欺天。邊釁旣開。土崩魚爛。劉崇翟義。首倡義旗。雖身膏斧鑕。而舍生成仁。遂爲白水真人。先驅之藉。乃知天位不可閤。奸名義自存。天壤論世。至此未嘗不爲劉子駿揚子雲之流長太息也。

得一道人曰漢高超出百代止在用人聽言此讀史
大本領並后匹嫡之戒有愛子者不可不知爲愛
子者更不可不知其論議宏鉅而典瞻風華蘊藉
深厚東西京以下無此筆力

楊道聲曰全以識力卷舒是宇宙間大關係文字
而華厚典核亦融洽孟堅蔚宗而成此等作自
應獨峙千古

晉紀總論

司馬懿值當塗初造之秋。狼顧虎視。外距勅敵。內剪強藩。志已早吞魏鼎。師昭繼志。廢弑相尋。雖大命已歸。掌握而輿情尚未盡附也。中領軍以中人之姿。席祖父餘威。值蜀漢初平。孫吳昏暴。誕欽芟除于先。鍾鄧殲滅于後。國無異論。坐移神器。獨一安平王太宰。款歔流涕。願作大魏之純臣。車中范粲。庶幾不孤哉。受禪之初。焚雉頭之裘。易青絲之鞞。錄漢臣以褒舊德。置諫議以納忠言。其大者正郊祀五帝之儀。勉疏

素三年之制迹其仁孝寬大使輔弼得人亦一代之
令主也。孫皓未平帝志規混一。一時將帥羊叔子信
行于吳會。王龍驤威重于益州。杜武庫承事于鎮南。
皆力主南伐之謀。蒙衝絕港。木梯蔽江。而歸命方指
湖開之祥。成青蓋之讖。乘風飛渡。輿觀軍門。曆數信
有屬乎。奈何太康以後。納左部之衆。罷州郡之兵。而
親賢如齊王攸。讒間以死。此座可惜。衛瓘隱諷于先。
錢入私門。劉毅直規于後。遂至日食三朝。彗孛屢見。
太廟地陷。天意已有明徵。帝方羊車竹葉自娛。羣下

成風亦錦幃蠟薪相競乃信山濤外寧內憂之言何
曾後嗣其殆之論誠老成之先識也孝惠智昏園囿
南風凶熾晨雞楊太傳受詔輔遺驕恣寡謀遂遭荼
毒以太后之尊至截髮稽顙以全母命而不可得天
綱地維于斯絕矣未幾東安遠徙太保受誅汝南楚
國先後屠戮卒之金墉奪膳藥杵含哀書契以來未
聞斯酷朝野方且虛誕成風清談相尚蓋自何晏導
其源王衍揚其波相率於頽廢潰敗而不可救當此
之時非無一二達識憂時之士江統遠慮于徙戎菴

忠預戒于波瀾魯褒者論于錢神索靖股憂于荆棘
獨惜張茂先以博雅之姿能辨海鳥之毛不能決議
于中台之圻倫秀發難同陷誅夷痛哉齊罔討趙倫
之篡矜再造之功河間長沙聯兵內向罔既受誅顯
穎又攻又廢帝東海乘機計亂骨肉相殘同歸殄滅
而劉淵李特之徒已先後稱雄成漢矣羊后子覃四
廢五復帝終以餅毒崩不了家事竟如何哉懷帝以
太弟嗣位聽政東堂使人復見武帝之世而天下已
魚爛土崩陳敏盜據于吳會汲桑暴掠于鄴中蒲洪

擁衆於略陽。慕容廆稱雄於大棘。迨劉聰弒和自立。
王彌石勒頻逼洛陽。王衍受排牆之誅。司馬越嬰焚
尸之慘。未幾呼延晏劉曜長驅而會稽郡公終羅青
衣行酒之禍矣。西涼張軌翼戴秦王。麴允索綝長安
定策桑版。署號採稻療饑。愍也何辜。實丁百六。劉曜
西來羊車肉袒。吉朗引決于攀車較之辛賓。庾珉固
先後爭烈哉。於戲張掖石文牛承馬後。典午之祚七
帝告終。瑯琊以神光日角之祥。督軍分陝。羣彥歸誠。
王茂弘早托腹心。周伯仁倉皇歸命。顧彥先人望風。

流劉大運中原遺老而百六之掾如卞壺周訪庾亮
甘卓刁協陶侃輩皆濟世之英故能使江東粗定然
乘輿播越望急倒懸詔促勤王遷延自保觀劉越石
枕戈待旦之言祖豫州擊楫渡江之誓可爲撫膺太
息也兩都旣蕩一馬化龍張寶翰誠慕容勸進時值
聰逝粲弑靳準盡殲諸劉江左此時不能哀聚寡弱
糾合忠義因便乘釁掃蕩中原遂使劉曜竊號長安
石勒稱王趙地時乎旣失咎將誰追而王處仲方且
跋扈武昌稱兵犯闕隗協敗遁而戴淵周顗甘卓譙

王承皆以忠受禍。帝竟憂憤以崩。可勝嘆哉。明帝以剛斷之資。王茂弘當大義滅親之任。溫太真早發逆謀。卞壺從容贊畫。天剪元兇。錢沈相繼就戮。庶足少刷國恥。惜享年不永。大業不終成。帝主幼時艱。卽位踰年。而元舅遽激蘇峻之變。卞尚書父子死忠。建康不守。兵侵御座。賴褚翼擁護乘輿。陶侃溫嶠仗義討逆。帝后幽逼播遷。逆監陣燔。天綱反正。元規方自求投竄山海。乃鎮外未久。依然總握樞機。大舅小舅。相繼威福自專。幸石虎李壽連兵之約不行。故得苟茲。

旦夕此時南國士大夫酣縱成風而少康一旅勾踐
會稽之論乃發於慕容氏長史劉翔之口江左君臣
亦少愧矣帝納庾冰長君之言母弟嗣統然建元初
紀丘山遽傾康既促齡穆亦襁褓石季龍陳兵百萬
賴趙攬白鴈之諫始罷南征當主少國疑之日差能
安枕乃庾翼賞識桓溫會稽王又令得居形勝伐蜀
之後專制朝廷李勢初平晉患自此始矣石氏內亂
褚裒乘釁朝野方幸以爲中原指日可復惜此時無
復祖士雅溫太真陶士行之流智勇俱疎代陂喪師

而河北歸附。遺民數十萬流亡輾轉。遂使羣雄借資。冉閔稱魏。苻健王秦。慕容雋帝燕。張祚亦自雄涼土。而殷深源乃以管葛浮譽連年北伐。姚襄伏甲辱國。喪師。桓元子借公議廢浩爲庶人。中外大權悉歸掌。握。遂以王旅入關。秦民垂泣載道。乃僅拔三千戶以歸。而棄王景略以資敵國。三秦豪傑將毋笑人乎。穆旣無嗣。哀帝以成帝長子而入承大統。乃惑方士斷穀餌藥之說。早棄萬幾。此時王猛相秦。慕容恪爲燕太宰。溫憂方大。故洛陽再陷。不發援師。帝奕母弟繼。

立溫謂燕恪已薨。志規河朔。立功歸受九錫。不意秦師來援。失利枋頭。髯叅軍進伊霍之謀。遂思洩忿于海西矣。簡文以元帝庶孽。清談差勝。權臣援立。拱默憂危。至于太微熒惑。泣下霑襟。何其衰也。孝武踐阼之初。大司馬來朝。王坦之遂至。倒持手板。而謝安笑語從容。東山風流。庶無負蒼生之望矣。元惡告斃。弟冲忠勤王室。中外以安。而苻秦自哀帝之世。已剪強燕祗緣王猛之言。江左得暫寧宇。乃一旦違衆窮兵。百萬大舉。謝元淝水以八千之衆。大破秦師。廟謨將

略固自兼優哉。夫堅當風鶴皆兵之餘。晉人未遑恢復之計。遂使慕容垂以後燕復國。姚萇以後秦開基。勢有固然。獨是劉牢之進據碭磧。而苻丕鄴都告饑。晉人水陸餽運。太保本爲開拓中原之謀。後反爲恤。讎救敵之舉。得無瑯琊內逼。姑借出鎮。全軀本非謀國之遠圖歟。安旣薨。逝道子總錄尚書。縱恣驕盈。晉人無復中原之望。西秦之乞伏國仁。後涼之呂光。元魏之拓跋珪。遂皆乘亂竊據。須女之長星示警。帝方于華林園舉酒酬天。未幾而有清暑殿張貴妃之變。

矣。安帝幼不能言。饑寒不辨。卽位之始。王恭舉兵內
向。詔誅王國寶等以謝。而諸鎮罷兵。元顯以凶悖之
姿。解父揚州。殺生任意。以致孫恩之叛。桓元以五湖
長抑鬱之餘。擅殺殷仲堪。求鎮荆江。而朝廷不能制
都督八州。志規問鼎。元顯不量力致討。自取誅夷。未
幾。九錫卽真。御牀忽陷。遂使諸鎮連兵。義旗響應。適
足爲劉下邳之先資也。元振先後受誅。留臺反正。而
十六州都督。乃能乞十二郡于秦功。亦偉哉。隆安以
後。呂氏納款。姚興。後燕祚移養子。而南涼之禿髮烏

孤西涼之李暠。北涼之段業。沮渠蒙遜。大夏之赫連。勃勃。北燕之馮跋。皆竊據邊隅。晉室鞭長不及。元魏姚秦力猶強盛。獨南燕慕容德都于廣固。傳兄子超。勢有可圖。裕乃抗表出師。臨朐一戰。縛斬建康。蓋自晉室渡江以來。軍威之盛。未有若斯者也。然不能示恩懷。遠使鄰敵向風。乃戮王公以下三千餘人。恣行屠酷。又安得成混一之規哉。北伐方殷。徐道覆盧循乘虛內犯。而裕一振旅。率皆授首。威聲旣著。猜忌方深。劉毅諸葛長民相繼剪除。司馬休之師潰出走。自

此劍履入朝衆論屏息矣猶念息兵三年當取關洛
整旅長安姚泓授首惜沈田子王鎮惡不和遂以百
年不霑王化之秦民卒棄而屬之赫連氏急成篡事
無意中原司馬德宗之曹操固不誣哉安帝不慧卽
使之如山陽之考終未爲不可乃拘讖緯二帝之交
使有東堂之慘琅琊甘心草詔他日之踰垣掩被毋
乃酷乎嗚呼兩晉二百五十五年之中強臣兩篡天
子屢遷而盜名號者十有六國君臣上下人鮮考終
天下日紛攘于刀鋒箭鏃之間果司馬氏貽謀之不

臧豈天運之多否耶何斯世斯民之不幸也

得一道人曰議論皆舉其大綱而十六國興滅先後
井井至抑揚褒貶處全以搖曳唱嘆之筆出之鐵
案如山却又丰神獨絕史論中化工之筆也

楊道聲曰責東晉君臣皆堂堂正正之論千載君
臣皆不可不知特舉劉翔微顯闡幽尤不可少
安石一問東山亦難自解通篇皆以叙事爲議
論典核復饒風致真神品也却開後人無數法
門

劉宋總論

金行不競。劉德興以楚元遺裔。從樗蒲賣履崛起而
參軍事。然龍章五色。僧寺兆祥。搗藥羣兒。新洲告瑞。
風骨不常。固不待起。兵京口之日矣。孫恩既定。桓氏
盜竊非據。劉毅何無忌。屈指草澤英雄。遂推盟主。倉
卒主簿。乃得口授耳聽之。劉穆之一戰覆舟。乘輿反
正。使以十六州都督。終節守藩。功豈在陶士行之下
哉。已乃抗表伐燕。慕容面縛。廻師桑落。馘斬盧循。振
轡關中。姚泓授首。外立震主之功。內則以次剪除。劉

毅諸葛長民司馬休之之輩九錫卽真人無異議乃
拘昌明二帝之讖東堂旣厄復斃零陵魏晉以來未
聞斯酷君子已知宋祚之不長也受禪之年李恂見
屠蒙遜乞伏赫連馮燕拓拔猶存五國帝春秋已高
未暇遠圖迹其內治能事太后以孝得君天下之本
而清儉簡嚴不畜私藏不事遊宴樸素自奉嬪御亦
寡嶺南細布猶恐勞人公主遣貲不踰二十萬江左
豪奢之習至是而一變矣朝事一歸宰相母后不得
臨朝可爲幼主貽燕之良規惜其付託非倫而殘刻

開基難免好還之天道。營陽承祧一載。酷禍且及廬陵。不獨機權之謝晦。首入雲龍。而無異圖之傅亮。徐羨之。終忝門關之陪廻。首掩被踰垣之事。未五稔。亦可哀哉。宜都初發江陵。瑞同夏禹。始攬萬幾。卽討徐傳之罪。嗚呼。宋朝佐命。曾幾何時。而嗣君愛子相繼荼毒。爲子君者。不亦難乎。謝宣明。乃至此恨。不得爲勤王之師。又何晚也。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粹謝弘微。皆冠冕一時。並擢清要。帝復綱維。備舉罰有恆科。爵無濫品。戶口蕃滋。風俗淳厚。元嘉之政。庶幾內清。

外晏乃偶爾達豫而彭城王義康等輕壞萬里長城
是時赫連定甫滅熾盤旋爲吐谷渾所執而拓跋氏
連舉涼燕佐以崔浩高允可謂勅敵帝乃輕信白面
書生之言妄侈封狼居胥之志專閫非人事多遙制
遂致魏騎長驅六州淪陷嬰兒貫槊春燕巢林向使
唱籌量沙之檀道濟猶存安得猖獗至此哉幸魏有
宗愛之變外患暫寧而潘嬪漏言遂成子禍沈慶之
定策于先王僧達赴義于後孝武卽位新亭而逆劬
始興皆嬰顯戮社稷庶幾再造矣奈何奢泰管縉猥

侮羣臣。慳鬱老儉。皆蒙題品。而葛燈麻拂至薄。乃祖
田舍翁。沈懷文以直諫被誅。王僧達以怨望賜死。周
朗亦以言事道斃。寧州宗室諸王先後稱兵。南郡王
義宣首禍于荆湘。竟陵王誕投表于建康。海陵王休
茂脅衆于襄陽。皆正刑章。武昌王渾亦以嬉笑改元。
廢逼自斃。此時在廷。非無謝莊袁粲顧愷之蔡興宗
之流。風節文章。蔚爲人望。而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
三中書門方成市。諸君子得免爲顏竣爲幸。敢言格
君哉。子業嗣基。情容受璽。病人多鬼。育此寧馨。雖鼻

圖翁泥槽。叅叔而爲山陽置面首三十人。夏癸商辛。未足以喻沈太尉。旣發顏柳之謀。使義恭子鸞先後屠戮。而青溪閉橋。卒受蒙被之慘。八十老翁抱忠以歿。可謂非純臣乎。晉安王尋陽興師。壽寂之竹林抽刃。明帝得承大統。謂宜前車借鑒。培息本枝。乃猜忌更深。保字螟蛉。殄勦同氣。子勳傳首。而子綏子元子項皆坐殲鋤。獨是建安王請盡除松滋侯兄弟十人而已。亦不免尚書省之配。休若休祐相繼受戮。宗室全要領者幾人哉。徐州薛安都乞降。帝乃欲使張求。

沈攸之耀師淮。北驚疑致釁。敗績呂梁。淮豫一時淪沒。蕭道成別鎮淮陰。而豪俊歸心自此始矣。蒼梧以李道兒遺體放縱不減。景和休範傳檄于江州。景素揚旌于京口。適爲蕭氏立功之階。李將軍乃于揮鋌鼓劍之餘。突入領軍府。援弓飛鏑。七夕夜遊。遂血染楊玉夫之刃矣。安成王準本育自休範庶姬。天下事已盡關蕭公。聊尊虛器以塞衆論。迨袁粲劉秉石頭敗謀。沈攸之江陵師潰。裴顗掛冠。謝朓高臥。解璽自有王侍中。褚彥回何能立異哉。獨是汝陰王門前一

騎衛士希旨邀功諸劉唯澄之受庇褚淵其他無少
長皆盡官家取司馬家固然抑何效尤之逾甚也於
戲有宋世傳八君曆僅五紀三嬰荼酷兩育非宗至
子孫願世世勿生帝王家而晉室遺民乃有詩題甲
子之陶淵明乞食從容考終于柴桑之里視王者不
死之劉寄奴竟何如哉綱目大書特書晉徵士于元
嘉之朝取義成仁之君子可以興矣

得一道人曰名論至言足令奸雄灰心儒生壯氣而
唱嘆抑揚風神縹緲真大儒之論神仙之筆也